

听 流 谁

笙

箫

年

在

阿锦

著

*Fleeting
Time*

无声的流年遇见你，
璀璨了我的一生。

我们的爱回不到
最开始的地方，

只能用回忆将它遗落在时光里。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听笙箫
谁在
流年

阿锦

著

Fleeting
Time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谁在流年听笙箫 / 阿锦著.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201-11318-0

I . ①谁… II . ①阿…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33649 号

谁在流年听笙箫

SHEI ZAI LIU NIAN TING SHENG XIAO

阿锦 著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 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3.com

责任编辑 章 赓
封面设计 杨 一

制版印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5
字 数 13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联系调换 (022-23332469)

序

结束亦是开始

一片血红蔓延开来，她似乎又看到了那个风声鹤唳的夜晚。

她奔跑在黑暗的巷道里，身后是恶魔的追赶。

一声凄厉叫喊，冲破自己的耳膜。是谁？是她自己的？

“31号，31号……”迷迷糊糊中，有人一直发出这个声音。

梁乔笙缓缓睁开眼睛，入眼处一片黑暗，手一动，便有铁链的声音咣咣作响。

啊，原来刚才是在做梦。

“31号。”有人在门外又叫了一声。

梁乔笙从床上下来，一步一步走向门口，有铁链拖地的声响，在这寂静的空间里刺耳无比。

“在。”

“磨磨蹭蹭干什么呢，快点，有人探监。”门外的人不耐烦地开口，半拖半拽地将她带出了门。

阳光倾泻而来，照在她的身上，条纹的衣衫与长裤，简短的头发与白色的拖鞋。

还有手上那显眼至极的镣铐，以及脚上同样的桎梏。

她是梁乔笙，但是她现在有另外一个称呼，Y市监狱的，31号。重刑犯。

坐在探监室里，神色一片漠然，身旁有人正在低低哭诉着她的想念，隔着玻璃另一侧的人也跟着哭诉。

这是亲人啊！

只有最亲爱的人才会在你陷入囹圄的时候毫不计较地来看你。

可是她，并没有。

一片阴影笼罩，她缓缓抬眼，一瞬间，瞳孔骤然紧缩。

她想过无数人的名字，但是却没有想过是他来看她。

荣久箫。嘴唇轻启，无声轻念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在午夜梦回时总是萦绕在她的心间，是她的劫，她的难，她的地狱。

但是曾经，也是她的喜，她的忧，她的天堂。

荣久箫拿起电话，示意她也拿起，他的狭长凤眸依然墨黑如玉，不见一丝情绪。

梁乔笙轻轻吁了口气，拿起电话。

“你，还好吗？”他问。

久违的声音，让她几欲忍不住心中的悲怆，眼眸酸涩无比，却没有一点泪意。

她神色漠然地紧紧盯着玻璃外的那俊美容颜，谁也无法知道她内心的翻涌与奔腾。

“荣久箫，一切如你所愿，我进了监狱，你也如愿以偿坐稳了董事长的位置。”

荣久箫听着她的话语，握着电话的手微微抽紧，骨节泛白。

她以为他会很高兴，可是并没有。相反，他的心痛得连呼吸都

得小心。

“梁乔笙，我……”

“荣久箫，离婚协议书在书房的抽屉里，我已经签字了，祝你和顾西贝幸福。”梁乔笙打断他的话。

荣久箫沉着脸，眼眸里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

“梁乔笙，若是你没有对爸爸做什么，多好。”

梁乔笙几欲想大笑出声，眉宇间一丝讥讽划过，轻声开口：“有的人不仅眼瞎，心也瞎。”

她说罢便径自挂断电话，毫不留恋地转身离去。

一步一步，铁链的声音在这寂静的空间里清晰地回响。

梁乔笙的手放在小腹处，这里有着她与他的血脉，那一夜，她本想给他一个惊喜，没想到是他先一步给了她惊。

唇角微勾，眼眸里划过一丝坚毅。荣久箫，很好，你永远不知道你放弃了什么。

梁乔笙躺在床铺上，曾经明亮剔透的眼眸此刻满是疲累。

她以为她再次见到他会痛哭，会怒喊，会嘶吼。

现在，却什么都没有。

灵魂如同被抽走，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手指轻轻动一动，那胸腔的心脏处就会扯得生疼。

累，绝不爱。

入眼，满目的白，如同曾经的她，白纸无色，现今却是满目疮痍。

以真心换真心，这是一个讽刺的笑话。

她的真心，却让她带着她的孩子被禁锢在高墙之内。

“叹一声情若胭脂花，谢了春红，郎心似铁太匆匆。”隔壁有个疯女人在唱着咿咿呀呀的京剧。

“郎心似铁太匆匆。”梁乔笙轻声跟着低喃，脑海里划过的却是

以往种种景象。

两年后，她高高在上，HKK 最大的股东，董事会拥有一票否决权的人。

梁乔笙看着昏暗的天花板，回忆被无限拉长……

目录

第一章 最熟悉的陌生人

记忆拾伤 / 002

心上的刺，拔掉不仅疼还留下豁口 / 010

此去经年，背对而行 / 016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 023

我不喜欢这世界，我只喜欢你 / 037

第二章 莫负当初我

人生若只如初见 / 048

时光不曾让我遇见你 / 058

等待，玫瑰色的你 / 066

我爱你，与世界无关／073

只有你醉了，我才能偷偷享有你的温柔／081

第三章 孑然不独活

流年素念，烟水静好／088

我在夜里等你，寒风凛冽／098

下雨之前，准备伞／106

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113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122

第四章 终于等到你

当悲伤深入骨髓，沉默是一种选择／132

目录

被时光掩埋的秘密 / 140

我们不只曾经拥有 / 148

我不伤害你，因为我足够善良 / 156

无奈的伤害，变成沉醉的爱情 / 163

第五章 生如夏花

在爱情里，谁束缚了谁 / 172

谁许我，一世从容 / 185

河岸对河流说，我不能留住你的波浪 / 1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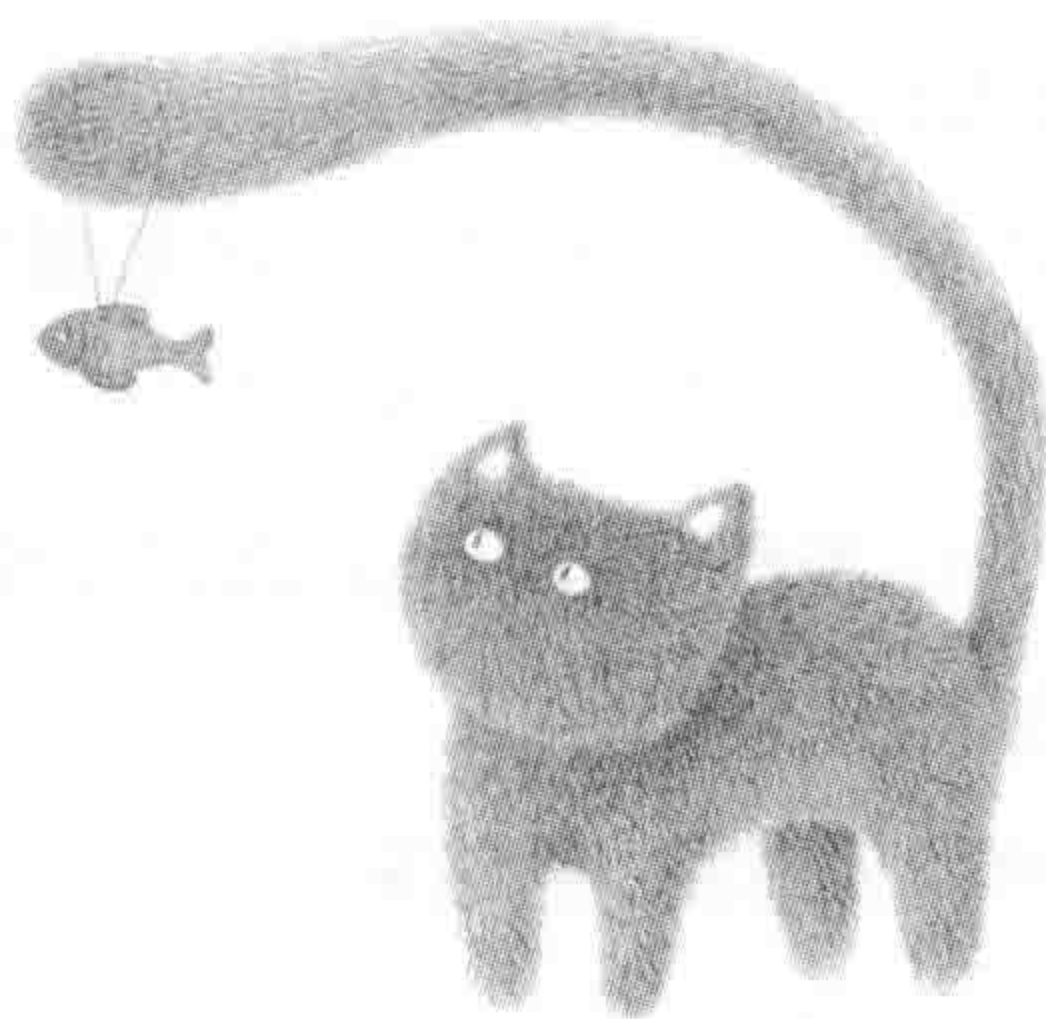
她寻求破茧成蝶的道路 / 207

走过时间的彼岸 / 212

彼岸花开，你已不在 / 224

第一章

最熟悉的陌生人



记忆拾伤

一辆标准型商务车缓缓行驶在Y市的公路上，七座空间，舒适一流。这是梁乔笙最喜欢的座驾，不会奢华到极点，却让人很舒服。

一指撑着颅侧，梁乔笙眼眸微阖，为了更好地接手HKK的事务，她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睡过觉了。

司机小高从后视镜里看到梁乔笙小憩的姿态，伸手扭开电台，缠绵的小提琴声萦绕在整个空间里。

助理陆决然给了小高一个赞许的眼神，不错，倒是体贴老板。

小提琴声如泣如诉，让人只觉百转千回不改柔肠初衷，忽然在一个转折处戛然而止，梁乔笙微微皱了皱眉。

“插播一则特大消息，HKK董事长荣向南昨日已病故，遗嘱里将己身所持有的股份全数给了自己的养女梁乔笙。外界都在猜测，此次荣董事长的病故并不简单，甚至有传闻是引狼入室最终害人害己。”

小高被这则突如其来的新闻吓了一跳，连忙关掉电台，小心翼翼地看着镜子里梁乔笙的神态。

梁乔笙睁开眼，眼眸亮如星辰，剔透美丽。

“怎么回事？不是压下爸爸去世的消息了吗？怎么会突然曝出来？”红唇轻启，眉头微蹙，理了理衣衫领口，声音里带着冷意。

陆决然也是满脸严肃，打了几个电话后，才有些怒意地开口。

“是她主动曝出来的。”

梁乔笙一声冷哼溢出唇角：“真是等不及了，算了，不管她。”

陆决然点点头，手指在平板电脑上连点。

“梁董，您接下来的行程是这样安排的。下午与市长先生见面洽谈那块地皮，晚上则是与李董吃饭，明日要在 HKK 召开董事会，后天……”

陆决然的话语忽然顿住了，有些微微地犹豫。

“后天怎么了？”梁乔笙眼眸轻挑，瞟了陆决然一眼。

陆决然轻咳了两声：“后天去接机，荣少回来了。”

荣少，荣久箫，荣向南的亲生儿子。

荣向南的遗嘱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若是荣久箫想要继承 HKK，前提条件便是要与梁乔笙结婚。

精致的高跟鞋踏出车门，手工定制的西装贴身无比，将完美的身材尽数勾勒，异样的美丽。

梁乔笙看向机场宽大的玻璃门，眼眸里划过一丝迷惘。

陆决然将手上的大衣披上梁乔笙的肩膀，轻声叮嘱：“梁董，荣少说了是在八点钟到达。”

“嗯。”一声轻应，梁乔笙抬腿走进机场大厅。

机场里迎来送往的人无数，广播里不时播报着最新的消息。时钟上的分针秒针轻轻转动，八点，九点，十点。

就在她坐了两个小时后，出口处终于出现了她要等的人。

颀长的身材，灰色的大衣，脸庞的线条完美无比，如同一件绝佳的雕刻品。

眼眸深邃，剑眉暗藏厉色，鼻梁高挺，俊美得犹如一幅传世的画作。

所有人的目光几乎都被他吸引住了，气质慑人，一个眼神都能让

人不能自己。荣久箫就是这样，天生的发光体。没有任何言语能仔细阐述出他的吸引力。

梁乔笙静静地看着他，心脏微微加速跳动，表面却是不动声色。

有多少年没见过了，他似乎没什么变化，只是从一个青涩男孩长成了成熟男人。

可她呢？她似乎也没变，又似乎变了。

缓缓起身，信步上前，四目相对。

荣久箫的眼眸微微眯起，他看着眼前这张精致若花的容颜，握着行李箱的手微微收紧。

“梁乔笙。”声音带着些许的喑哑，有着说不出的磁性。

他似是在确定她的身份，又似是在喊着她的名字。明明是普普通通的两个字，由他喊来，却带了别样的吸引力。

“欢迎回国。”梁乔笙想过千言万语，但是在这样的时刻，她似乎只能说这四个字。

荣久箫定定地看着她，面无表情，眼眸里有着让人看不懂的情绪在翻滚。

梁乔笙正想接过他的行李箱，忽有一阵娇俏的女声传来。

“久箫，你走那么快干吗，等等我啊！”

大波浪的卷发，火辣的超短裙带着异国他乡的奔放，染着五颜六色指甲的手搭在了荣久箫的肩膀上，亲昵的姿态让人会心一笑。

“久箫，你走那么快做什么，人家腿都要跑断了。”顾西贝嘟着唇不满地说道。

明明是抱怨的话语却带着让人酥麻的撒娇语调。

梁乔笙的手一顿，脊背挺直如同一根紧绷的弦。

她怎么忘了，顾西贝是跟荣久箫一起去的美国，既然荣久箫回来了，顾西贝自然也是要跟着回来。

半天得不到回应的顾西贝，有些疑惑地看着荣久箫，然后再顺着他的视线看到了梁乔笙的脸上。

娇俏的脸蛋有片刻的僵硬，半晌后又是扯出一抹灿烂的笑意，却带着微微的讥讽。

“哟，杀人凶手，警察叔叔怎么还没有把你抓起来？”

梁乔笙唇微抿，只感觉自己心里的热度一寸一寸冷了下去。

顾西贝一直和荣久箫在一起，顾西贝的想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荣久箫的想法。

原来，他也是这样看她的吗？

荣久箫忽然抬手搂住顾西贝，在顾西贝诧异的眼神中，露出一个惑人的笑容：“顾西贝，我的女朋友。”

陆决然紧绷着一张脸坐在驾驶位上，眼角看向副驾驶上沉默的梁乔笙。

谁能告诉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荣久箫会搂着一个妖艳的女人在后面卿卿我我，而正牌的未婚妻还很淡定地视而不见？

后视镜里，顾西贝在荣久箫的身上蹭过去蹭过来，吴依软语中带着诱人的娇媚。

陆决然皱了皱眉头，这是要干什么？荣久箫这是不要继承权了吗？

“久箫，我要去吃海鲜，快带我去啦，我好多年都没吃到过Y市正宗的海鲜大餐了。”顾西贝嘟着嘴在荣久箫的耳朵旁轻咬。

荣久箫抬手看一眼时间，正好到午餐点。“去这里最好的海鲜酒楼。”

陆决然下意识侧头地看了一眼梁乔笙：“梁董……”

荣久箫看着陆决然的动作，音调陡然变得冷厉，猛然打断陆决然的声音，“怎么？我去哪里都需要梁董的同意吗？”

他将“梁董”两个字狠狠地咬在嘴里，似乎是要将之嚼碎撕烂。

直到这一刻，梁乔笙才是听出了他的情绪——隐隐的恨意。

梁乔笙缓缓闭上眼眸，暗自吸了一口气。无妨，她早就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

轻声开口，平稳的音调，没有丝毫的情绪外露，“陆决然是我的特助，无须听从你的吩咐。”

“你的特助？”顾西贝笑得灿烂，明眸皓齿看似邻家女子一般毫无心机，言语间却是暗含阴冷，“梁乔笙啊，HKK 都是我们家久箫的。这位陆先生是 HKK 的员工，自然也是久箫的咯！”顾西贝唇角勾起，颇有些志得意满地攀着荣久箫的肩膀。

她见不惯梁乔笙很久了，从小到大就是这副冷漠又自大的样子，好像不屑任何人似的，明明就是个什么都没有的孤女，跣什么跣。

“久箫啊，你说我说得对吗？”她转头在荣久箫的耳旁轻吹一口气，双手揽着他的脖颈，亲密无间。

荣久箫忽然笑了，凤眸潋滟，五官霎时间美得倾城。“西贝说得对。”

梁乔笙纹丝不动，看着车前方的景色。

有人说过，若是眼眸疼痛得想要掉泪，那就紧紧凝视着一个点，不要移开，久了，泪水也就憋回去了。

道路两旁的梧桐树纷纷在视线里后退，天边的落日晕黄，带着暖人的光线。

不过是片刻的时间，梁乔笙觉得似乎用了几个世纪的勇气。

抿了抿唇，手指轻轻敲打在膝盖上。“我想告诉你们的是，陆决然并不是 HKK 的员工，他和我签订的是私人合同。而且，刚刚在机场为了接你们浪费了我两个小时。只是，在这两个小时里，至少有五张订单与 HKK 失之交臂，损失至少千万。”

顿了顿，梁乔笙缓缓转头，静静地看着荣久箫与顾西贝。

她眼眸是纯净的咖啡色，晶莹剔透得如同上好的玛瑙，仿佛能

映照出世间所有的污浊。

她的眸光似是在与荣久箫对视，又似是不经意地溜过他的脸庞。轻描淡写间，是她独有的冷漠。“我的时间，你们损失不起。”

“想去哪里是你们的自由。”梁乔笙提起包，打开车门。

“陆决然，下车。”带着命令式的语调，陆决然也跟着下了车。

两人一前一后地走在路旁，留下那一辆车，与车中的两个人。

车外落日余晖，将她的背影拉得冗长，隐隐有了几分寂寥。车内，荣久箫那张俊美的脸却是铁青无比。

从小到大，她似乎总是有理的那一个。可是这一次，他是绝对不能再让她了。

油门声轰响，车子从梁乔笙的身旁呼啸而过，撩起她的衣衫猎猎作响。

荣久箫从车窗前的镜子里看到她那缭乱的飞扬的发丝，还有她抬手抚平发丝的姿态，然后越来越远，越来越远。直到再也看不清她的身影，与她冷漠的脸庞。

“久箫，去吃海鲜吗？”顾西贝兴奋地开口。真好，终于不用看到梁乔笙了，她可以和荣久箫过二人世界了。

荣久箫眉眼不抬，不甚在意地轻笑：“西贝，你不会以为我随口说说你是我女朋友，你就真成了我女朋友？”

顾西贝唇角的笑意微滞，略有些不自然地开口：“那你刚才……”为什么还要在梁乔笙的面前如此说呢？

“刚才是特殊情况，特殊情况特殊对待，知道吗？西贝妹妹。”荣久箫唇角勾起一丝笑意，声音带着悦耳的音调。

他见不得梁乔笙如此冷漠，对待他如同陌生人一般。欢迎回国？呵，见面居然是这样一句话。

当年，也不知道是因为谁才被老头子流放出国的。不知道是不是